

集部

椒邱文集卷十三

明 何喬新 撰

記

道南祠記

皇帝紹膺景命之初蕭山耆俊相率請以宋龍圖閣直學士龜山楊先生從祀孔廟詔儒臣僉議可否以聞少保吏部尚書兼華蓋殿大學士南陽李公暨翰林詞臣

具陳先生師友淵源與其言行之槩請命有司於先生故郡立祠春秋致祭以表聖朝崇儒重道之意以慰後覺景模仰範之心制曰可且賜祠額曰道南而以豫章羅先生延平李先生配享禮部下延平府建祠奉祀如式福建提督學校僉事豐城游君大昇躬相地於郡治東北旗山之麓而督所司營之知郡事淮西鄭時宗良以祠役為已任斬材於野伐石於山工取於傲徒取於傭為祠堂五間齋房左右各六間神廚庫房三間中門

以省牲品外門以嚴闢闔工未訖宗良以憂去郡西蜀
馮孜師虞繼之凡堅塗之未畢者丹雘之未施者築構
之未成者以次就功繚以崇垣表以華扁經始於成化
二年十有二月以五年秋八月落成未幾師虞徙知邵
武今知郡事晉陵盛顒時望以是祠之建有關風教不
可無紀琢碑中門請於游君屬予書之嗟夫孔聖孟子
既歿吾道之不傳久矣士之為學其卑者溺於訓詁而
不知性命道德之微其高者淫於佛老而惑其玄虛空

寂之說豈復知有所謂道學哉洎七閩僻在南服自薛令之以進士舉士知科目之榮矣自歐陽詹以文學顯士知文章之重矣至於道學之說則槩乎未聞也及河南二程夫子得孔孟不傳之學於遺經然其學行于中州未及南國先生以絕倫之資生於此邦聞程夫子之道北之河洛而學焉窮探力索務極其趣及辭歸夫子送之曰吾道南矣故一傳而得豫章再傳而得延平三傳而得紫陽朱夫子集諸儒之大成紹孔孟之絕緒其

道益光而西山蔡氏勉齋黄氏九峯蔡氏北溪陳氏相繼而興閩之道學遂與鄒魯同風其波及四方者皆本於閩嗚呼盛哉揆厥所自先生之功大矣而祠事弗舉者三百餘年非缺典歟我國家以道為治凡敷政立教一本於儒肆我聖皇舉兹曠禮非獨崇祀先哲而已蓋所以風厲學者嚮道也士之拜祠下者其尚祗若德意景仰前休以振斯道於無窮斯善矣不然科目而已耳文章而已耳是豈先生之學亦豈朝家所望於南邦之

士者哉顧朂焉

福建提刑按察司題名記

福建提刑按察之職按察使一人副使二人僉事四人所以飭憲度糾吏治而理民訟者也其後又增置副使三人僉事一人以董學政以巡海道以典坑治以督屯餉凡十有一人宋元官於此者皆題名於石入國朝以來缺焉予懼久而無徵乃與按察使淳安洪公副使豐城游公曁同官諸君子稽諸故牘參之郡乘質之耆儁

得按察使陶公垕仲以下十有五人副使王公璡以下三十有七人僉事謝公肅以下六十有三人刻著於石其間或不知為何許人或失其履任之歲月葢吏牘散軼不可考故也予惟國初迄於今百有餘年官於此者奚啻數百人今可考者僅此而已其焯焯知名者僅十三四而不可識者大半焉嗟夫君子之生世惟立德立功乃可以不朽否則秩之崇祿之豐沒未百年人覩其名而莫之識也豈不惜哉凡我同官君子端乃心礪乃

操以脩乃職以成乃德毋呪訾以狥時毋脂韋以干譽毋動於毀譽禍福而不知所以自持庶乎有令名於永永世矣不然後之眎今亦猶今之眎昔也嗚呼可不懼哉

表忠祠記

洪武元年春正月天兵入閩諸郡守臣相率迎降元漳州路達嚕噶齊哈拉衮公達哩默色死之公素有恵政民聞其死走哭庭下聲振地共歛瘞於城東門外三十

有三年故户部尚書夏忠靖公始刻石表其墓迨茲百有餘年墓圯而碑亦仆大姓頗侵其塋域成化己丑春予行部至潭公之玄孫朝輔詣予愬之予亟命郡守佐復其塋域加封樹焉且語之曰忠臣名賢墳墓嚴禁樵牧國有著令況大節崪然如公者顧可使其遺壠蕪穢邪矧閩俗尚淫祠凡淫昏之鬼廟貌相望而公之忠烈不得祠焉抑何好尚之異邪於是知府英山王文通判凌江李玹推官南城江白請即公塋中作屋三楹以為

潭人曁公子孫歲時拜奠之所以是歲夏五月己亥肇事至六月甲子屋成表以綽楔而予題其額曰表忠僉謂予宜記之按史公西域人字子初哈魯亥蓋其氏也少以良家子宿衛忠勤畏慎為衆所推及長屢欲薦用之輒以母老固辭母歿服除年已四十矣猶杜門無仕進意東宮素知其賢命中書奏官之擢江浙行省宣政院崇教累轉奉議大夫福建行省理問與平章政事雅克齊巴哈同赴任時巨盜據省治不得入公為平章畫策

募民兵環而攻之盜出戰輒敗度其勢蹙迺撤城東圍使得奔盜競出即勒兵殲之遂復省治時至正二十二年也尋轉是官階朝列大夫公至漳屬兵燹之餘民憊甚公撫凋残繩豪猾詢庶政之利病而興革之民用大和及我師取省治郡縣皆降公嘆曰吾不才位三品有死而已俄報招諭使者至吏白公郊迎公語之曰爾第往吾將出矣乃朝服焚香北面再拜曰臣四十始仕不數年致位二千石國恩厚矣今力不能禦義不忍降惟

以死報國耳遂引斧砍其印且篆書其笏曰大元臣子即就坐抜佩刀自刭既死手執刀按膝坐毅然如生盖公之大節如此嗚呼忠義人心固有之天也而鮮克蹈之元有天下百有六十餘年其入主中國又幾百年方其盛時章逢之士立其朝食其禄者不知其幾及危且亂也或走或降或賣國以為利所謂守圉之臣誠死封疆以允蹈其忠義之天者惟公與余忠宣公無愧焉忠宣之死我太祖高皇帝詔立廟安慶以旌其忠聖墓宏

遠矣而公之死有司不以聞故褒贈不及焉今皇帝嗣位首詔天下凡忠臣義士之墳有司悉為脩治玆祠之設所以祗適聖謨而欽若明詔也嗟夫人固有一死彼走而降而賣國為利者後公而死遠者十餘年近者四三年耳顧今安在哉公死百餘年凛然猶有生氣其精爽耿耿固將仍羽人於丹邱從重華於縣圃雖死猶不死也予觀世之人平居以忠義自許及臨小利害若毛髮然輙縮恧不敢為視公之從容就死不慼何其烈也

予於是重有感焉爲之記不獨著公之大德且使拜公祠下泚然自省焉

江西布政司黄册庫脩造記

郡邑黄册建庫藏之重民數也我太祖高皇帝受天命以有天下疆理之廣遠邁漢唐列聖休養生息户口滋殖亦非前代所及舊制天下版籍每十年輙改造繕寫既成獻於天府藏之後湖庫副在布政司者藏於架閣庫江西布政司所統郡縣既廣版籍尤多庫不能容則

別藏於章江門之城樓及廣積倉之别室天順八年左布政使莆田翁公世資以為黄冊藏於它所非先王拜民數孔子式負版之意乃度地城東得故鑄錢庫廢地建庫房五十間廳事三間作門以謹啓閉鑿池以防欎攸之災悉徙郡縣所上黄冊弆藏於此歲命幕職一員吏一人卒徒二十人責以典守然創始之初規制未備成化十八年左布政使福清王公克復右布政使三山陳公煒以廳事隘陋撤而新之前為視事之廳後為燕

休之堂翼室庖湢等房以次列置又作中門以嚴出入凡為屋十有三間歲久寖圮未有葺之者弘治五年左布政使宜興沈公暉來涖兹藩周覽及是顧棟橈瓦落地堙墻傾乃與右布政使會稽韓公邦問叅政太康陳公瑗當塗夏公祚叅議姚江朱公讓天台潘公祺高要李公魁議曰黄冊朝廷所重黄冊完具則敷政出令可倚而定也今藏冊之所傾弊如此不可以不葺遂相與計材庀役具白於鎮守太監桂林鄧公原廵按監察御

史姚江韓公明皆以為宜沈公乃命照磨吴應鵬鳩工庀材卜日興事橈者易之落者補之堙者瀹之頽者築之又於堂壮作樓七間以遠渫汚前為歩廊以便校閲樓南為甬道十有六丈以達於堂後凡用木三千七百章瓦甓黝堊鐵石之用稱是經始於弘治六年六月以是歲九月訖工是役也財取諸在官之羡錢役取諸負辠之囚徒而勞費蓋不及民既成脩梁傑棟堅礎崇墉稱其為藏典籍之所者沈公以書屬予記之予惟王者

以民為天而黄冊所以紀民數也蕭何在漢入關之初先收圖籍傳崇在宋手自書籍躬加隱校古之名臣未有不致重於此者我國家紹古致治尤重版籍藏冊有常所造冊有常時誠以為版籍者治忽所係也今沈公與諸君子祗德意敬民數髙譽大厦庥而藏之誠知所重矣繼自今稽戶口之登耗者在是攷墾田之多寡者在是辨兵民驗主客以令徒役者又在是其有資於治道豈淺也哉夫一庫之作似不必書然所係甚重不可

不書於是乎書

新城縣重建譙樓記

新城為縣自宋南渡始析南城之半為之立治所於黎川始為縣者建譙樓於縣治之前上置鼓漏以辨昕昏下設闤闠以嚴啟閉縣宋至元縣元至我朝幾四百年樓之廢且興屢矣弘治三年秋畢方扇毒穹詹傑棟化為烟燼士民憾焉樓燬之二年金壇段侯敏緜進士來宰是縣察政之疵民之病梳剔而摩拊之凡有所為本

之以廉行之以仁民既感悅顧譙樓久廢無以昭等威
竦觀聽乃圖興作謀諸寮佐僉以爲宜時江西布政司
叅政陳公璲以公事涖縣侯具以白之公以爲縣有麗
譙禮法所宜檄下從之侯方會計帑藏羨財以爲構築
之需民聞之相與語曰吾侯廉非便其私圖者又曰吾
侯仁非時詘舉嬴而妨我穡事者歡然佽助或輸金粟
或出材瓦無有後者侯乃鳩工令徒相方視址卜日而
興事焉又擇鄉老之材者董其役令史之勤者執其程

以畚以築以斲以削經始於六年冬十有二月某日至明年夏六月某日而迄工焉為重屋五間其崇若干尺廣若干尺侯合賔屬士民登而落之溪山之勝近在目前棟宇之麗輝映霄漢境内士女偕來游觀咸以為前所未有也於是邑之耆舊以里居之賢以為侯作麗譙民不勞而事集不可無文字以垂永久廼因予族孫進士戹求紀成績予惟譙樓之作鼓漏蔵焉日之昕昏於是乎辨官之作息於是乎節民之觀聽於是乎齊其所

闕亦重矣昔者周之諸侯興居無節來詩人之刺宋之邑長更鼓分明應名臣之薦侯之此役豈尋常構築之比邪然非侯之廉且仁素信於民吾恐執扑徒煩不免於怨且誹也今怨誹不形又欲垂諸永久非侯之賢而能得之乎是役也經營皆侯主之贊其事者縣丞咸陽黎君瑄主簿龍泉祝君達典史曲阜顔君彪董其役者鄉老黄公槩許叔能許延泰執其程者縣史蕭任也故牽聯書之而助財宣力者具列於碑陰

江西治城新建譙樓記

皇明奄甸九有稽用周漢唐宋之制分畫天下為十有三道各設都布按三司以統理之江西為南服大藩南昌則古之豫章郡三司之治所在焉舊有譙樓在城南昔賢寺洪武中始徙建於治城東湖之上廣濟橋之南外為飛簷五層内為重屋三層鐘鼓畫角列置其上樓之後為陰陽學前為臺以奠日圭為室以置壺漏及居昕夕之司其事者歲久寖圮雖屢脩葺僅支其欹仄補

其敝漏而已比年以來則岌乎將壓矣鎮守太監鄧公
原謀於巡按監察御史鄧公公輔欲改作之以歲艱民
病未暇為既而御史鄧公代還公又與監察御史張公
縉王公愳議曰譙樓之設所以謹節候而授民時也顧
傾圮日甚及今圖之猶有材瓦可用者一旦壓焉將榱
折瓦破而勞民傷財滋甚今歲豐政簡庶可興役乎二
公皆以為然公又合三司長貳謀之亦皆以為政體攸
繫相與賛其興作退而鳩工庀財諏日興事求大木於

湖湘得瓌傑之材可為柱者四公喜曰是可以任重矣風雨震凌不能動也分命有司斬木山巔陶瓦水次命南昌府同知張汝舟撤而新之其故材舊瓦堅緻可用者亦所不棄於是拓其舊址而築之圜周四十丈因其舊規而構之其崇七丈重屋飛簷皆如其舊陰陽之署壺漏之室司事者棲息之所以次新之凡為屋十有八間徙日圭之臺於大門外欲便於測景也又以舊路狹隘市民地以廣之湖波蕩潄築石隄以捍之作門以臨

通衢扁曰授時凡用木以株計者新舊九千三百六十有六瓦以片計者新舊二十四萬九千三百四十有四鈇石黝堊之需大率稱是然費出公帑工出傭僨而勞費不及兵民始事於弘治甲寅冬告成於丙辰春閏三月崇簷翬飛疎櫺虛敞自遠望之崪然若出霄漢之上登高臨之超然若在埃壒之表咸以宏壯瑋麗前所未有稱其爲南服大藩者公曰是役之勞與費亦大矣不可以無紀於是憲副吳公瓊具事之顛末屬予記之予

惟時以作事事以厚生為政者之先務也今鄧公與諸
君子汲汲脩葺是樓伐鼓鳴角以警昏昕測景眡刻以
節晝夜非急所先務者乎曾文定公有言禮必有隆不
得而殺政有必舉不得而廢若茲樓之建是也是役也
協謀勸相者布政使祁公順洪公鍾按察使陸公珩叅
政洪公漢閭公鉦副使吳公瓊趙公艮談公俊叅議潘
公祺王公有恬僉事黃公仲昭張公源潔郭公秉昭茆
公欽沈公清楫揮同知何公昇僉事馮公泰單公暠楊

公泰戴公賢詳書其實俾是邦之人百世之下於諸公之勤尚有考焉

新建巡撫院記

皇帝即位之七年汀贑姦民合為寇其始甚微萑苻狗鼠之盜耳郡縣有司無遠畧不急逐捕其勢寖熾而嶺南湖湘之不逞者從而和之四出剽掠刼富室燔民居掠帑藏殺官軍閧然為東南郡縣患有司始駭而圖之備其東則發於西勦其南則竄於北時鎮守江西太監

鄧公原暨廵按監察御史布按三司議以為盜之未平以政令不一而鄰境有司不肯協心故也宜設廵撫憲臣置司要地以節制之而割附近郡縣以隷之則盜易平也迺合辭以聞皇帝俞其請爰命大臣慎選方岳重臣有牧民御衆之才者以授之得廣東左布政使金公澤遂遷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俾廵撫江西兼督閩廣湖湘之地置司於贛而割江西之南安贛州建昌福建之汀州廣東之潮州惠州南雄湖廣之郴州隷焉四省

三司皆聽節制賜之璽書許以便宜行事公既至贛而贛舊無巡撫治所於是鎮守巡按三司諸公謂公奉勑巡撫一方兼督四省事體至重不可無建牙駐節之所廼請於朝命副使談君俊叅議李公魁鳩校府庫羨財市材僦匠即贛城中擇地營之前後堂五間穿堂兩廊大門儀門廊廡各若干間東左建寢室又東則建賞功所大門之外立撫安鎮靜二坊牌屏墻之南又立三司廳以為巡守兵備會議白事之所經始於弘治八年十

月落成於明年閏三月穹堂峻宇高閎崇墉規制壯麗它鎮所未有也凡公政令之布賞罰之施皆在此諸帥出兵受律獻馘亦在此郡縣百司政有弛張亦必至此白之而後敢罷行焉而贛遂為重鎮公既莅政盜遁奸革兵民以安既而廣東守臣謂韶州地險民獷且於潮惠為近宜以隸公朝議皆以為然遂以韶州屬公所轄公以贛有巡撫院實自今始以書屬喬新記之竊惟自昔帝王疆理宇内固貴乎任用得其人然亦必政令出

於一昔漢有西羌之警命趙充國出鎮雖強悍如辛武賢者不得橈其策宋有西蜀之變命張詠出守雖驕貴如王繼恩者不敢拂其言此二公所以能成功也夫以數郡之地分為四省政令不一心力不齊安能成功乎聖天子納用羣策舉而付之於公自東徂西延袤數千餘里皆受節制廟謨宏且遠矣今公祗奉綸音以節鉞鎮兹要地朝下一檄而諸藩奔走恐後夕馳一使而列閫罔敢差池異時羣盜屏息四境晏然豐功偉烈銘彛

卣而垂竹帛豈直追踪趙張二公而已哉公字德潤由名進士歷中外所至有賢聲所謂有牧民御衆之才者公真其人也遂為之記

兩浙都轉運使前建昌太守江侯生祠記

成化五年春兩浙都轉運使新安江侯致政歸其鄉始侯宰吾邑守吾郡皆有惠政自侯秩滿而去吾郡之人思之不已而吾邑之人思之尤深及聞侯致政而歸也邑之耆舊黄愈宣偕其從弟愈敬妹壻魯唯學暨吾弟

喬年等相語曰侯之惠愛吾民不啻父母於子也而吾民愛侯亦若子之於父母也子於父母恐一日弗覿其儀容邪方侯在縣吾民日瞻拜焉及在郡吾民以事至郡者時瞻拜焉生祠可無作也自侯去我而官於淛吾猶覬其進位藩屏旬宣吾邦得以展瞻拜之敬今侯致其政矣吾民無復望矣生祠可無作乎衆皆曰然相與擇地於縣東隅作屋三間肖侯像其中前為亭三楹以為展拜之所歲時必謁焉飲食必祝焉水旱疫癘必禱

焉事有不平者必號於庭而愬焉既而以書抵喬新曰
侯之善政子知之最詳生祠之記非子誰屬喬新不敢
辭則摭其實書之侯名浩字敬大歙之世家也少受業
大司寇楊公之門以春秋領鄉薦擢宰吾廣昌時吾邑
久不治政日弊而民日逋侯始至大書楹間曰治百姓
須愛百姓要一文不直一文民聞之轉相告曰吾侯仁
且廉自今吾民有所仰庇矣民有訟者侯召之案前從
容誨諭且曰忿恚可忍法網不可觸也皆悔悟而退有

不得已而治之則曲直立斷未嘗下獄自始至迄其去
獄無繫者公暇輙詣學宫進諸生講論經史考其勤怠
而勸懲之縣是士風益振㑹閩寇掠新坊官軍潰侯招
丁壯理濠柵為守禦計寇再至敗之唐坊敗之仁豐寇
乃歛鋒遁民頼以安部使者上其功詔陞侯建昌府通
判仍掌縣事一日召耆舊詢之曰吾閲縣誌國初為里
八十有二今僅二十有四登耗若何是懸絶也皆對曰
田歸閭右賦在貧下故逋者衆耳侯曰吾知之矣即選

老人履畝覈之凡得羨田數千頃俾計畝輸賦民始不憂為里正而逋者日歸縣治瀕溪每歳春濤湍悍為民患侯築堤捍濤樹以佳木歳久蔚然侯既去邑民望而懷思以比甘棠為政雖以惠愛為本然誅奸去頑不少貸曰不可縱惡以殃良民輕重予奪一斷於心吏胥不敢啟其喙曰吾視鄰邑倚成於吏致威福下移者竊羞之在邑六年百廢具舉常禄外無錙銖取於民賢聲焯焯遂陞建昌太守其在郡廉慎之操寛恵之政如在吾

邑時九載秩滿吏部屢以叅政薦不果用乃擢令職仍食正三品俸侯在鹾司清操善政可紀者甚多以生祠立於廣昌故予紀廣昌之政特詳焉先冢宰平生慎許可獨於侯推重每見於文詞載於家集可考也昔朱邑有遺愛於桐鄉其民奉祀至今不絶廣昌侯之桐鄉也百千年後侯之神其往來於廣昌新安之間乎喬新爲縣學諸生時侯以爲可教而進之故書其事且系之以詩以頌侯之遺愛其詞曰翼翼新祠在盱之陬孰肖厥

儀祀我江侯於維江侯民之父母不競不絿維今召杜昔侯未來我寒無衣侯既莅止衣有布絲昔侯未来我饑無粥侯居三年囷有餘粟侯詣黌舍稽今考文左右衿珮紱頌彬彬夫耕于前婦饁于後昔逋其邑茲獲安處祝侯壽考祝侯康寧嘉祉休慶延及雲仍金嶂峨峨銀溪湯湯我民思侯曷日而忘歲時來謁敢有不肅侯像在堂顒顒穆穆

寫騷軒記

秋官主事淮陽葉君崇禮愛楚靈均之騷公暇輙諷之詠之又染翰而寫之因名其燕居之軒曰寫騷客有過其軒者詰之曰騷古詩之流也三百篇之詩吾夫子刪之以垂訓與易書春秋禮記並列為經矣離騷風雅之再變者也揚雄反之班固譏之端人莊士或羞道之令子舍聖人之經而騷是寫無乃先其末而後其本志其小而遺其大者邪崇禮曰嗚呼為人臣而可哀者孰有若屈平者乎原之為人也其志潔其行廉其材足以撥

亂世而反之正使其遇明王聖主而為之宣力則股肱之良佐已不幸前遇懷王後遇襄王懷瑾握瑜而世莫之知平王所詫同德者蘭與蕙耳然或變而不芳或化而為茅況𦘕車胡繩之瑣瑣者耶愁吟澤畔徬徨江濱獨抑鬱無誰語而離騷之詞作焉嗚呼為人臣而可哀者孰有若原者乎三百篇之詩聖人之經也離騷非聖經之羽翼耶故吾於講經之餘惓惓於騷諷之詠之又從而寫之而不能已焉世之不自知者或薄原而不為

然一武夫氣勢稍能動人者則奔走其門而不耻睎原之不阿子蘭何如也其或忤於世而困頓焉則終身懲創而不自振睎原之九死不悔又何如也彼揚雄屈節於篡賊班固失身於戚畹皆原之罪人也其論議予奪又奚足為輕重哉嗚呼孰若原者吾願從之垂舀佩被荷衣徜徉縣圃以遨以嬉俯睎雄固之徒奚啻醯鷄之紛飛邪客默而退他日崇禮為予道之且求言記其軒予謂崇禮潔廉好脩有契乎原之心其詞瓌麗可喜有

得乎騷之體宜其於原慕之深也雖然原之作離騷豈慕不遇而死哉時之不遇也今天子聖明屏讒佞進忠良崇禮適際斯時所遇非原比也推潔廉之志而弼成治化以瓌麗之詞而歌詠太平則與原殊跡而同心也崇禮勉乎哉

雙松書屋記

遼水之陽有屋翼然於雙松之下者今秋官主事邱君時雍讀書之屋也邱氏世家鄞水自時雍之祖有戍籍

於遼陽始徙家焉時雍自少好學築室四楹於所居之東聚書數千卷凡六經諸史九流之説班楊韓柳歐曾王蘇之文章山鑱冢刻彛卣鍾鼎之銘莫不畢具時雍居其間譚性命之旨探道德之原以求聖賢指歸日孳孳焉屋旁有巨松二株夭矯盤互若螭龍鬬而貔虎蹲雨雪之晨風月之夕清音泠然又如振葱珩而奏竽籟也時雍讀書之暇輙游咏於此襟度融恬不啻浴沂風雩之樂因名其屋曰雙松書屋既而時雍學大成去登

進士位司瀘寖寖嚮用矣追憶舊遊夢寐未嘗不在雙松之下乃屬工畫者圖之而求予惟之記予惟古之君子未遇之時講業於山林閒曠之野以充其材養其德而成其文一旦出為時用懋勛績播風猷表然為世偉人則嚮所豹隱處雖荒遐僻絶之域亦藉以有聞於世故長白之山非有瓌奇紆欝之觀也以范文正公讀書其下而有稱濂溪之水非有漭沆瀲灩之勢也以周元公讀書其上而有稱豈非地因人而重故耶時雖貿甚

美學甚勤方其講業雙松書屋時猶文正公之在長白
元公之在濂溪也兹既有位於朝凡文正公之相業元
公之道學皆可勉焉而自致者時雖勉之則不惟邸氏
之子孫學於此者景芳猷式明訓思匹休於前烈而凡
遼陽之士過其門墻者翹首雙松蒼然雲表有不可犯
之色必將慨然太息曰此吾鄉邸君讀書處其所樹立
卓卓乃如此盖有低回容與而不忍去者矣予知雙松
書屋有稱於後猶長白濂溪之有稱於今也乃為之記

錦溪小墅記

吳中山水名天下高人韻士占幽勝治臺館靡有遺矣若錦溪之勝則前世未有發之者今福建叅知政事陸公孟昭始發其勝而居焉初孟昭家太倉城之巽隅所居之西有地數百弓規爲園園之左澄溪溶溶自東南來芙蕖芰荷列植其間花時爛若錦繡故以錦雲名爲溪云孟昭愛其幽雅遂徙家於兹伐石爲堤陶甓爲墉高柳古槐緑陰布覆前爲堂五楹扁曰實勑龍光燁然

上燭晴昊所以藏列聖所賜璽書也次爲屋五楹扁曰壽安踈櫺邃閣夏涼冬溫所以奉其母太宜人也又次爲屋五楹扁曰世榮琴冊在几簪笏在床所以居其諸子也東爲一軒聚石爲山扁曰翠雲小朶奇峰恠𡾊岈然窪然蒼潤可愛恍然終南廬阜飛來庭户間也園之東西爲二亭其一幽蘭白芷香襲巾襆故扁曰洒香其二晨嵐暮靄翠浮几席故扁曰霏翠合而名之曰錦溪小墅因其地也孟昭謂予曰吾於世味泊然顧獨嗜嘉

山水方家食時徜溪而遨坐喬木之緐陰酌幽泉之清泚容與乎溪風山月之間歌石湖三高之詞繼以晦翁武夷九曲之調㑹次悠然蓋不知舞雩之風濠上之遊其樂視今為何如也自吾從仕於朝以至出忝藩政宦轍南北日憧憧焉追念釣遊之處山川景物之勝未嘗不悵然遐思而動蓴鱸之興焉子尚為吾記之時一展翫亦足少慰舊遊之思也予謂天下山水含清負竒者多矣然非襟宇清曠者不能發其勝非心無富貴之累

者雖知其勝而不能樂也錦溪勝積數千年未有知者孟昭得而發之遂有聞於時非襟宇清曠者歟士之纓緌垂組者志之所存功名富貴而已舊遊泉石曾足嬰其念哉孟昭有章紱之榮而不忘山水之樂非心無富貴之累者歟孟昭賢於人遠矣顧予之言豈足以狀茲溪之勝哉姑識其槩使後之人有考焉

清風館記

秋官郎中陸君孟昭之私第在長安右門之南孟昭嘗

即其東偏作屋七楹爲燕休之室其棟宇伉以閎其窓牖疏以達其圬塓完以潔種竹於庭僅十餘箇翠色津津莞如蒼雪公暇領客其中風生簷間與竹相薄翏翏乎刁刁乎或疾或徐或喁或于砯乎潮汐夜驚㘉乎鳳凰朝鳴鏗乎笙磬竽瑟之間作而節以柷敔之聲也盂昭聽而樂之取壁間琴鼓南薫之歌襟度悠然邪氣蕩滌殆盡恍若與列禦寇之徒相從寥廓間而忘其在人世也顧謂客曰快哉此風孰吹嘘是孰橐籥是所以洒

濯吾心以疏瀹世之紛濁者不在此風邪吾室毋以定名為也顧以清風名之可乎客難之曰風者天地之噫氣也發乎太空行乎四方無處無之無賢愚貴賤皆得而有之豈子所得轉邪孟昭笑曰風在宇宙間固非吾得而轉也然世之人有之而不知愛者多矣歌臺舞榭非無此風也彼方肆情聲色惡知其為清賈區販肆非無此風也彼方沈溺貨利雖有泠然者飄其襟裾而不自知也今吾燕坐一室琴瑟在左圖書在右玕琪之棋

在庭而此風適來不暴不噎吹萬咸作入吾耳宣吾心使吾塵濁之思散釋無餘而性之真靈豁然呈露然則是風也屬之彼乎屬之我乎客默然良久曰屬之子矣孟昭於是題其前榮曰清風之館而屬予記之予惟人之一心靈且瑩者存焉膠於事物而靈者昧汨於情欲而瑩者昏所以祛其昧滌其昏而養其靈且瑩者必有其道矣孟昭欲燕休此室濯清風滌塵想而遊神於靜虛動直之域焉其知養心之道哉若予之愚所謂牽於

俗而蕪穢者也它日獲登斯館輕颸徐來披襟當之歌穆如之頌葢昭賡之以淇澳之章庶幾心融神凝而有浴沂風雩之趣乎乃爲之記

金井山居記

廣昌西南九十里有地曰金井承仕郎黄君愈敬之别墅也愈敬謂予曰自吾祖吾父以及吾身家銀溪之上三世矣銀溪距縣治四十里然居民稠密市肆浩穰吾病其未能遠煩囂而極山水之樂也故擇其幽遐深邃

者居之得金井焉金井多佳山水若牙桅嶂若飛來峰顛崖秀聳虎兕蹲而鸞鶴翥者皆環拱於吾居而仙人井七星潭含烟雲而出風雨者近在東阡西陌可遊也吾甚愛之故築室於茲前為堂後為寢旁為燕休之室墾田以種稻歲時衣食仰給焉鑿池以養魚賓祭於是乎取之度地以為圃雜蒔花卉果蔬可以娛耳目而養口體吾將老焉尚寶丞程公嘗題吾室曰金井山居子幸為吾記之又曰吾覩今之所謂巨室者營營焉務厚

積以充其欲以遺其子孫良田美莊百計求之象犀珠玉珍麗之物巧取豪奪惟恐其不得也然不旋踵而歸於它姓者有之或子孫不能守而復為豪有力所奪者有之吾心創焉故凡世之可欲者泊然其間所未能忘情者山水之樂耳為此所以成吾樂也山水之樂非良田美莊象犀珠玉珍麗之物可比庶幾可以終吾身遺吾子孫而豪有力者亦將不吾奪也予嘆曰愈敬之賢加人數等矣知煩囂之可厭而遠身於閒曠之野知貧

財之不可守而娛情於山水之觀可不謂賢乎傳曰智者樂水仁者樂山觀其所樂可以知其德矣知以燭之仁以體之黄氏之慶澤盖未有涯也異時過其居者見其喬木蔚然秀色在户曰斯賢者之居也將有徘徊瞻仰而興嘆者矣愈敬今四川灌縣尹愈明之兄以納粟授散官云

江山一覽亭記

白水黄氏世家邑之大罔盱水曲折流其前崇巒峻嶺

環峙其左右黄之彦曰愈宣作亭以覽山川之勝而扁之曰江山一覽先冢宰嘗賦詩以記之歲久漸圮愈宣撤其朽腐易以堅壯去其漫漶加以繪飾窓牖壚瓏欄檻宏豁於是登覽之勝甲一邑矣廼取先公之詩勒諸亭中而屬予為之記予以未獲登覽不能狀其勝辭焉愈宣曰亭之勝蓋難言也吾能言其概耳水之流者如藍如苔如練如帶徼風㩜之變態横生或屹如雪山或矗如氷岸而蛟黿蛇鱷殊形詭狀出沒隱見者皆在吾

杖屨之下山之峙者或伏或騖或蟠或踞鸞鵠峙而虎兕呀戈矛森而旌旗靡城郭拱而樓觀聳皆在吾几席之前若夫四時之變不同江山亦隨時而改觀晴波溶漾奔流洶湧潦盡而鯛鱅露水涸而洲島出是水之態度不一也岫凝烟而靄霧樹涵風而卷籠雲收雪霽則爽氣浮而寒光潟是山之姿狀無窮也至於危檣勁櫓往來天光雲影之間漁歌牧笛互答乎晨嵐暮靄之際其景象其物情可喜可愕者非惟吾所不能言雖有巧

於繪者亦不能畫也予嘆曰壯哉亭也吾城之望湖南昌之勝以快予心乎雖然古之人所樂乎山水者觀游云乎哉因山水以反之身心而已今夫水流而不息君子之進學似之今夫山巀然而不可攀君子之崇德似之愈宣朝夕斯亭探逝者如斯之旨頌高山仰止之詩則有得於身心者大矣請以是記君之亭可乎愈宣謝曰可矣遂書以記其亭

披雲樓記

肇慶郡治之後崇岡拔起十餘丈其上坦然如砥治城
夾岡之左右而合於其趾焉宋政和中郡守鄭敦義作
樓其上而扁之曰披雲蓋言樓之高峻若披雲霧而出
埃壒也皇明洪武元年江西行省郎中黄本初攝郡事
既脩其城并新兹樓飛簷傑閣屹然為一郡偉觀迄今
百餘年風摧雨礩日以傾圮成化丁亥冬太守雲間黄
君瑜乃撤其故而重構之為樓三間其高二丈五尺深
眎其高稍其五之一廣眎其深倍之棟宇宏壯窻牖虛

敞登其上者恍然若擘星辰而臨風雨不知斯樓之在人寰也黄君政事之暇輒與寮佐登焉啟窻俯檻縱覽山川銅鼓屹其前頂湖峙其後崧臺石室環其旁而端溪大江縈紆其下其奇峰疊巘高薄霄漢深涵烟雨蹲者如猨猊翔者如鸞鵠矯者如螭龍或旖旎如旌斾或森竦如劍戟其澄波漫流或沉沉如白虹或靡靡如匹練或瀰瀰有聲如鳴環珮莫不逞奇競態以自獻于几席之間至於嘉植芳苞垂蔭而飄香錦鱗翠羽飛翔而

潛泳皆可以坐而玩之觀遊之勝甲一郡矣黃君以郡通判李敏斯和嘗學於予俾走書閩海屬予記之予惟古之君子所以居高明而遠眺望升邱陵而處臺榭夫豈徒然哉蓋將澄其心滌其慮以善其政而施於民也黃君之建是樓非所謂居高明而遠眺望者邪想其登斯樓也見山之安重不遷思所以弘其仁見水之周流無滯思所以擴其智見里居之氓晨汲而暝舂思盡其綏靖之道見峒處之猺帶牛而佩犢思所盡其招懷之

宜則為政之具不出户庭而得之矣肇慶為嶺南大郡頗稱難理黄君為之三年政以龢民以寧頑且獷者革心而慕善非獨其材識之優而然盖所以開明其心目宣泄之志意者斯樓亦有助焉予未識黄君然聞其少學於廣西僉憲四明黄先生而與先生之子福建僉憲自立遊自立每為予言黄君廉慎有為不負所學則其賢可知已故為之記

竹鶴軒記

廣昌司訓羊城李先生明之篤學而好脩者也甞闢一軒以為燕休之所軒之前種竹數十个庭中養二鶴陰翠篠而啄石苔每烟雨之晨風月之夕静坐軒中玩蒼雪之紛霏裕縞衣而起舞輙欣然有會於心歌綠漪之詩鼓鳴臯之曲超然若出人世而立乎埃壒之表者乃名其軒曰竹鶴因以自號云間語予求記之予惟植物之中若松若檜若梅若桂皆可以供玩好而先生獨取於竹飛物之中鸝也鷺也孔雀之與黄鸝也皆可以娛

耳目而先生獨取於鶴是盖有深意焉非嗜好瑣瑣者可比也夫竹之為物疎簡抗勁不以春陽而榮不以秋霜而悴君子比節焉鶴之為物清遠閒放潔而不可汙介而不可狎君子比德焉先生取二物以名軒者得不以是哉夫人靈於萬物者也世之人於富貴貧賤進退用舍之際亦有不以炎涼而變其態如竹者乎亦有軒昂超卓不為勢利所羈如鶴者乎宜乎先生有取於竹鶴而以自況也先生曰是固然矣然吾於竹鶴不徒嘉

其節尚其德而已孰為吾更思之予曰我知之矣淇澳之詩曰瞻彼淇澳緑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蓋興君子之有文也先生有取於竹非有取進德修業以成其斐然之文邪鶴鳴之詩曰鶴鳴于九臯聲聞于天蓋言誠之不可掩也先生有取於鶴非欲慎獨存誠以究聖賢之心學耶先生嘗學詩矣因觀感以進德托興喻以示戒是固詩人之旨也然則名軒之義蓋出於此乎先生謝曰得之矣乃書以記其軒

觀德亭記

射之為禮肇自上古備於成周而廢於列國兵爭之際自漢以降莫有講其禮者我太祖高皇帝興學養士肇復古先哲王之制乃詔天下學校皆立射圃每月朔望師儒帥諸生以從事焉建昌舊有射圃在豐盈倉之西偏去郡學稍遠師生習射者病之天順癸未夏五月三山謝侯仲仁繇户部主事出守玆邦侯究心民事未數月政通人龢盜遁奸革民用宜之蒞政之明年侯視射

圜隘且遠乃度地於郡學之西偏以為師生習射之所
繚以崇墉作亭其中廣若干步深若干步而扁之曰觀
德以予為郡人也俾為之記予惟射者君子之事也天
下無事則用之於禮義天下有事則用之於攻伐其法
賔主有送迎之拜耦繼有上下之比弓有横卻兼弛張
弛之度矢有揩挾順羽拾取之儀其行有左右其升降
有先後其容體必比於禮其節奏必比於樂蓋其儀文
之備如此故禮曰内志正外體直然後持弓矢審固持

弓矢審固然後可以言中此可以觀德行矣周衰禮廢士大夫於觀德之射既莫之講而貫革之射遂轉於武夫迨我聖祖祗適先王令猷講求其禮而行之天下將使為士者復覩古昔儀文之盛令謝侯又能樹射圃新射亭俾郡之師生有所從事葢將納士於禮樂之中以成其文武之材也其用心厚矣哉予繫官於朝未得與郡之諸君子較藝兹圃他日幸得歸榮姑山旴水之間聞郡大夫暨群彥講行鄉射之禮將與鄉之好學不勸

好禮不變旄期稱道不亂者往觀焉雖肋力不能勝弓矢亦庶幾可以觀德矣姑記諸亭以俟

終慕堂記

南京大理司務陶君子立痛其二親不逮養也每念及之輙泣然不自勝今年踰五十而思親之心不少忘因名其所居之堂曰終慕以志不忘乎親也乃者考績來京泣而謂予曰傷哉吾之不天也生十有八而先君棄諸孤廿有四而先妣繼逝世之不天有若吾之甚者乎

先君諱志華好學尚節概有司欲以賢良薦固辭不就先妣陳氏進士性成之季女也能通孝經列女傳諸書淑懿之行宗姻儀之始先君遣吾講業邑庠也訓之曰顯親揚名孝之大者兒其勉之先妣亦訓之曰服任遂功爲孝兒其祗服父訓以毋貽汝母羞吾奉以周旋思所以立身以顯吾親者顧命與時違兩試於鄉再試京闈皆不偶今幸承乏棘寺獲從朝士之列食有禄居有署出入有輿臺之從是皆吾父母之訓也而吾父母安

在哉故吾之於斯堂也倚闌而盼淒然風木之悲號躃
級而升愾然音容之如在不知涕之泫然也蓋吾之生
有盡而吾之思慕無涯此吾堂之所以名也幸為記之
以舒吾哀焉予曰子立孝矣哉夫孩提之童無不知愛
其親者愛而不見則思慕之心興焉是故藏魄於野而
拜掃焉設主於堂而嘗烝焉皆所以致其思慕之誠也
是心也人皆有之然或外誘而内遷故有自奉極珍麗
而毋居止單陋者矣亦有身方苦塊而釋服以從祿仕

者矣斯人也其有一日之慕於其父母耶子立以逾五望六之年而抱無涯之慕可謂孝也已雖然身者親之枝也慕其親莫若敬其身思為善可以榮吾親也不敢不勉焉思為惡足以辱吾親也不敢或由焉是足為孝矣不然悲哀涕泗徒為無益之慕亦何足為孝哉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椒邱文集卷十四 十五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范衷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編修臣許兆椿

謄錄監生臣徐用中

椒邱文集卷十四

明 何喬新 撰

記

望雲思親圖記

雷州南黎君伯中克孝於親者也伯中垂髫時喪厥考母孺人饒氏以長以教式克底於成常念考弗逮養乃像而祠之歲時祀事必恭以誠其事母尤謹魚鱻薨蔬菽醓

醢之屬必恭烹瀹而後進怡怡左右恒慮少忤其意鄉之言善事親者必以伯中爲稱首焉既而以母命服賈四方將以營所以祭於養者然伯中閔親之老不忍久違膝下春出賈秋必歸省焉歲以爲常當其挾貲遠遊或泊舟江皐或棲遲寓舍翹首南望睠焉思親見雲出沒於空曠之間者矗如樓臺矯如虬龍翔如鸞鶴或搖曳如翠旍或連蜷如芝蓋輙悵然遐思恨不得乘雲以飛而置其身於親之側也於是曳杖而歌曰朝雲兮依

依望親舍兮汾水之湄歲月其邁兮胡不歸安得乘雲兮從吾親以嬉又歌曰暮雲悠悠望先塋兮姑山之陬我將旋歸兮駕扁舟雜宿草兮薦腒鱐歌竟泫然情不自已乃屬善繪者圖之出入與俱時一展翫則有不勝其慨然者聞持以過予求為之記嗟夫伯中可謂孝也矣昔者狄文惠公赴并州掾登太行山廻瞻河陽白雲孤飛曰吾親舍於其下久之不能去史臣書之其聲光照耀簡策至今赫赫然伯中之心其亦文惠公之心歟

予觀世之人親在弗克致養者有之矣况能致思於既殁之後乎處膝下弗克承歡者亦有之矣况能纏綿慕戀於數千里之外乎而伯中能之真可謂克孝者矣其視文惠公雖隱顯殊迹而其思親之心奚擇哉嗚呼世之生弗能養死弗能思者聞伯中之風亦可以惕然矣予故詳記其事以為斯世勸

桂林世芳坊記

吾族家新城者世以經學稱其仕也皆以科舉進族父

舸齋先生中洪武癸酉江西鄉試累官禮科給事中與
學士楊公溥侍讀王公進等同直宏文館仁宗皇帝禮
遇甚隆且擬大拜會仙馭升遐不果族兄拙菴先生中
永樂庚子鄉試累官荆府左長史以禮義輔導甚有賢
聲族姪寅齋中景泰庚午鄉試亞魁會試名在乙榜當
授教職辭卒業太學未及再上而殁寅齋之子屋少孤
力學思紹休前人中弘治壬子鄉試明年登進士第援
例歸家待選知新城縣事叚侯敏語寮佐師儒曁邑之

大夫君子曰燕山五桂一時兄弟之聯芳者爾而嗣世無聞焉孰若此邦何氏繇祖及孫四世皆以科舉進前此未有也是宜表之以為名家世族勸欲樹綽楔於其所居宅里方圖經始而段侯以材堪治劇調吉安之廬陵令邑令郭侯某實繼之鳩工庀材圖成前政之休會江西藩司左叅政段公與中行部至新城語郭侯曰坊牌之立所以風勵士子宜亟成之於是郭侯暨其佐屬晝夜督勵以歲丁巳冬十二月某日成杗棟翼然丹碧

炳然而叚公題其額曰桂林世芳蓋取郤詵之言而本其家世之懿也居感叚公風勵之意與叚郭二侯經營之勤以吾為族人也請為之記吾惟君子之學以明經為賢而其仕進以登科為美凡為人之祖父者孰不願其子孫世世率德趾美而勿替哉然以五絶見稱于君者子寡學術仕為少匠以古文為諸儒倡者子無學識繆攺金根其隨察家聲辱祖考多矣有如吾新城之族自舸齋以来四世相承學必明經而明經之外無它業進

必科目而科目之外無它途賢於昔人遠矣而屋以下
羣從子孫又皆詵詵然業儒其詩書之澤科目之慶蓋
未艾也舸齋諱澄字源清拙菴諱瀬字子方寅齋諱夔
字紱理學行官業之詳具載家譜叚公以進士起家歷
官監察御史浙江按察司副使荆州太守所至皆烈烈
有政聲而郭侯剛介有為凡有興作皆果以遂愛民好
士有古循吏之風皆可紀也故牽聯書之

瑞州府重建仁濟橋記

瑞州為郡後負崇岡前臨錦水郡治之前比舟為梁維以鐵絙以達往来每春夏之交流潦暴溢絙弱不支舟輒敗散修復之勤越月踰時乃克就緒官民胥病宋淳熙十有二年郡守楊佩改作石橋徙於治之稍東作石隄於兩岸以捍悍流纍石八墩於深淵以釃水性墩之上架木為梁甃以石版梁之上覆以屋四十餘間人甚利之其後屢廢屢復緜宋迄於元季燬於兵燹材甓皆腐缺而石亦泐矣入國朝以来百二十餘禩石隄盡圮石

墩僅存其四又皆潰敗不可支每春流滉瀁水惟出沒
行者臨流而嘆或冒險以進多有覆溺之禍守土者屢
欲修復顧以功鉅費艱懼以擅興厲民為辠踢縮不果
弘治九年三月廵按江西監察御史華亭張公縉行部
至瑞觀其廢址慨然興懷而江西提刑按察司僉事吳
興沈公清亦分憲於兹因相語曰吾曹職司風紀忍使
吾民葬魚腹也盍圖修復議既克合廼語太守太原李
君思仁俾經理焉太守與通判沈褈推官許瑢皆曰是

有司之職也敢有不共具以白鎮守江西太監鄧公原
暨藩臬二司皆報如其請於是慮材用庀工徒出府帑
之羨財勸巨室之佽助方欲舉事而同知蹇霆適至力
賛其成經始於是歲五月十有七日重築兩隄更纍八
墩架木為梁甃石覆屋悉如舊規橋之修若干尺其廣
若干尺而張沈二公月一廵督且為之經營指畫以祗
於成至歲十二月某日迄功太守合寮佐師儒耆舊以
觴俎落其成且曰百年之廢一旦修復使吾民去危即

安是雖有數非司風者振舉而成就之烏能爾耶是不可以無紀乃會役要與事顛末求予記之予惟春秋之法常事不書然門關道路廬館舟梁皆王政所急厥係尤重不可以不書也乃為之書使勒於石庶来者知諸君子之勤而思保其成於不壞以為斯民永久之利焉

永慕堂記

監察御史東鹿馮君扁所居之堂曰永慕蓋志其罔極之思也成化癸巳秋予自閩赴汲次於淮陰君適弭節

於淮訪於驛亭因謂予曰吾馬氏世業儒先君諱驥力學好脩躋太學生擢典山東平度州幕甫三載遽亡身歸未至家而卒先妣劉氏溫恭慈惠宗姻稱賢焉先先君半載而卒考妣歿若干年而不肖孤始克籍餘麻荷天寵以擢今官聖天子推恩所自贈先君文林郎廣東道監察御史先妣孺人錫之命書褒嘉備至天澤下漏泉壤矣然吾念之益增哀慕何也豸冠珠翟不及華吾親之躬鸞車雕軒不及安吾親之體清醴漿酏魚鱐亮膴

腊不及養吾親之口感今悼昔痛其有已邪故吾之生也有涯吾之思吾親也其有頃刻忘乎此永慕所以名吾堂也子其為吾記之予曰凡為父母者莫不願其子之賢且貴也而為人子者亦莫不願及親之存得以致其榮與養也然克遂其願者千百而十一耳故蓼莪之哀風樹之嘆祭之豐不如養之薄皆昔之孝子所深痛者今君念二親承恩於身後而不及致養於生前罔極之思終焉如新此殆禮所謂君子有終身之憂者邪然

予聞之士之所以為孝者非以其孺慕而已立身行道顯親揚名斯乃孝之至者君以直道峻節為國藎臣尚思考妣所以為吾顧者而盡心不怠益求其至焉異時沐休恩躋峻秩英聲茂實輝竹帛而被絃歌則龍章鳳誥賁幽壤而昭先德者豈直今茲而已哉此予所望於君者也請以是記君之堂可乎君謝曰可遂書以為記

半樂窩記

上海教諭姚江孫君孔暘名其燕休之室曰半樂窩因

校文湖南屬予記之予詢其所以名君曰昇不敏方少壯時慨然有志於天下每誦范文正公先憂後樂之言輒撫卷遐思欲攀其逸偶故扁讀書之齋曰求古不幸數奇屢踐塲屋屢黜於有司丁酉之秋忝捷於鄉選戊戌之春又不偶於春官擢官邑庠以教授諸生為職嚮之所志迄不得施於是顯輟希文憂世之志為堯夫自適之私然江湖廟堂之情終不能自已也故更扁其室曰半樂願為我記之朝夕覽焉以自進也予曰子之志

大矣古之君子樂不以已而樂以天下憂不以已而憂以天下昔者吾夫子轍環天下其心蓋有憂矣然而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未嘗不樂也孟子去齊若有不豫色充虞問焉孟子曰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予何為不豫哉聖賢憂世之志樂天之誠蓋並行而不相悖也希文先憂後樂之意其孔孟之志歟子以希文自期待其志誠大矣今子儼然居黌舍擁臯比講六藝之遺文求至道之攸歸心無憂患之危身

踐嶮巇之域信可樂矣然靜思天下之事賢俊未盡登庸也政化猶未大洽也邊疆未盡寧靜也斯世猶未臻太和也皆吾分內事也憂心殷殷殆有不能自釋者矣子勉乎哉樂其所可樂而憂其所當憂斯不負聖賢之學矣昔少師廬陵楊文貞公大司徒鳳陽年公皆發身師儒位登卿相其勛烈著於國家聲光炳乎竹帛計其未遇之時所志豈直講誦云乎哉以子之材且賢豈老於師儒而已乎躋華陟要追踪先哲以成先憂後樂之

志殆有日矣予未老尚及見之

祮古齋記

南豐佘君公理自其高曾以来世以儒稱於鄉公理好古篤學而不以資進取所居在邑之沙溪幽巖恠壑有盤谷之勝奇花嘉植有嵩洛之風公理隱居其中年甫四十餘即以家政付其子非有事未嘗至城府構屋數楹以為講習之所凡經史子集之書琴劔觴豆之器山鑱冢刻之遺文具藏其間公理日孜孜討論恒若求而

弗得或展卷會心又欣然若獲希世之珍者今年逾知
命而嗜古之心益篤迺扁其齋曰袺古邑子弟因捨其
姓字稱為袺古先生云客有詰之曰袺之為義以衽受
物也古之世去今遠矣子曷從而袺之意者齋中所藏
若關尹亢桑所述鬼谷騶衍所著虞初稗官所記録皆
先秦之書其辭奇崛豪宕可驚可喜者是乃子之所袺
邪公理曰非也是足資博識而已客又曰紀之甗離之
磬莒之方鼎魯侯之彝召公之卣齊侯之鎛莊子之歌

鍾高克之敦此皆三代以前之至寶雖歷世已遠然出於荒墟古塚之中復見於世者盖多有之將傾囊發篋悉致此齋以供奇玩邢公理曰非也是足娛耳目而已客又曰岐陽之鼓季札之銘嶧山之罘之碑秦人詛楚之文是皆蟲書鳥篆史籀李斯之遺迹也子將収而辨之以成其嗜古之癖邢公理曰非也是足為愽古之助而已然則子之所𥙷者何曰吾所𥙷者古聖賢之道耳道之大原出於天書契未造器用未制已有此道矣天

地之間孰古於道哉聖賢身斯道者也六經四子載斯道者也故吾端居此齋講先聖之遺經求先聖之至道以養吾心以修吾身若扱物於衽焉彼古書古器與夫金石之古刻奚益於吾身心哉客唯唯而退公理以書抵予曰吾所以名齋者其義如此願為我記之予於公理姻家也迺述其語客者識於其辟

歲寒高節亭記

錦衣衛指揮同知劉君憲章作亭於私第之坤隅蒔檽𤰞

然素壁皦然左琴右書屏去玩好亭之前植栢二株竹數十箇每烟消雨霽翠濤蒼雪浮動几席或清風徐来竹與栢相摩戛泠然有笎磬珩璜之音玄冬沍寒霰雪交作則挺然庭際如端人正士高冠長劒凜凜有不可犯之色憲章公退燕休亭中顧而樂之因扁其亭曰歳寒高節客有過其亭者諗之曰栢與竹儒生逸士所好也憲章生長勛貴之家職典環衛錦袍綉帽出入鷄翹豹尾之中名園芳墅近在東阡南陌間蘭菊荃蕙之馨

牡丹芍藥之麗荇茆菱芡之美足以娛目而適情矣故猶有取於儒生逸士所好而好之何邪憲章曰吾端居茲亭閱歲序之變而有以適萬物之情矣方春和景麗羣葩競妍凡緑其蕚者紫其苞者黄其蕋者緋其英者爛然在目而吾亭之栢竹蒼然自若也及寒飈夕起繁霜夜零向之緑者黄者緋者紛然飄墜泥滓中無餘矣而吾亭之栢竹亦蒼然自若也豈非群葩無恒而栢竹有恒歟羣葩禀其華而栢竹禀其貞以堅歟求之於

人殆鄒孟氏所謂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者歟吾心有契焉故以名吾亭以表其節焉豈值玩物適情而已哉客退憲章為予道之且求為之記予嘆曰卓然憲章觀是志尚可以知其人矣想其隱几而睇拊檻而歌覩嘉植之在庭悟紛紜之不足玩得無有感於中乎於身也勉其實而不務飾其外則所謂高節者在我矣於人也不以艷浮而親剛簡而疎則高節在人者可以識之矣以是記君之亭可乎憲章謝曰得之矣吾將

內以成己外以覯人庶無負於栢竹乎乃以記其亭

進德堂記

新喻之小水傅氏世居焉有堂曰進德者傅之耆彥樂全翁所作也其名以進德者何蓋戒飭子孫懋修其德以保宗祊也翁之曾孫今太常少卿兼翰林侍讀曰川嘗為余言我先世家湘潭廣明之亂始徙清江之石頭迨宋南渡又徙新喻之黃塘再世又遷小水則今所居也樂全翁實我曾祖諱壁字原顯生重紀至元之乙亥

以禮禔身以道正家以讓和處閭里鄉之人推為鉅人長者元季兵亂邑豪張姓者聚羣不逞以保障為名大家甲第悉撤以益其居翁有東西二樓亦在撤中且收翁并邑之大姓以行俾躬炊爨以苦之察其色不豫輒加害翁以雅望同收者皆敬護之迭為之炊以是獲全我太祖高皇帝遣開平忠武王以兵定江西翁始率其族歸復舊業則向之穹堂峻宇化為敗瓦荒榛矣翁力自修葺作堂而居之扁以進德堂蓋曰吾所以獲全亂

世而重覩丕平者以區區克慎於德冝吾之子孫勉進其德庶可以保堂構乎翁之子三有諱汝器則我先祖也諸孫九有號愚樂贈少卿兼侍讀則我先考也曾孫二十四人而我與弟中書舍人潮以進士舉列官於朝玄孫又數十人是皆翁之遺德也子為我記之俾我子孫世守不墜焉余曰翁以進德名堂其望於後人者至矣抑進德之說難言也姑取諸作室以譬之可乎凡作室者隱以金椎聲其基也奠以文礎負其重也為之垣

墉防其患也為之户牖納其明也為之山楶藻棁昭其文也君子之進德亦何異於是乎仁以為基故堅而可久也禮以為礎故端而不傾也義以為垣墉故外患不干也智以為户牖故昭晰不蔽也詩書以為楶棁故燦乎其文也而又存其本於靜虛之中察其用於轇擾之際則天之與我者全而德日進矣凡翁之子孫歌於斯宴於斯啟處於斯仰而觀俯而察進德之資在是矣太常中書競爽於時而益懋於德吾知翁之遺澤混混而

来未有涯也遂書以記其堂

瓊臺叢塚記

瓊州之城西四十里許一水之上有叢塚數處今禮部尚書邱公仲深之祖資政府君取元末國初以来死於兵刑者之遺骸露骨焚而瘞之於此也瓊在大海之南元季中原大亂瓊去燕都萬里使命不通時沙張二帥守瓊威權素奪不能制其下谿是土豪與峒黎相挺為亂副帥陳乾富者土人也其族子瑚起於萬州擁衆攻

瓊乾冨閒之先逌瓊被圍幾半載城中食盡羅雀掘鼠
煮皮革食之饑死者大半沙張二帥突圍奔海北城遂
陷賊人據之四出剽掠遇人輒殺數里間死者枕藉我
太祖高皇帝既定天下以中原士民有相與悖亂者既
誅其身放其子孫于瓊又有北部西蕃種族仕元為顯
官既已降附慮其懷二心亦遷於此未幾有上變告遷
人謀為亂者乃遣都督陳方亮往圖之方亮至集遷人
於郡城之北悉坑之非我高皇帝之意也又城西有亂

瘞罔凡兵死刑死不能瘞者悉委於此白骨縱横如積
薪風雨之夕飛燐熢熚啾啾似聞鬼嘯聲暮夜人不敢
行府君距此僅數里惻然愍之乃捐貲募人拾其骨聚
為數堆請僧道如其法煉度之因坎而瘞之加土封培
如夏屋然每歲清明設酒祭之子孫相承以為常至今
鄉人過其處者輙指相語曰此邱公埋骨塚也府君既
以壽考終而仲深登進士第擢翰院編修累遷至今官
朝廷推恩贈府君資政大夫禮部尚書説者以為積善

之報也往歲太醫院吏目臨江楊億嘗以醫遊瓚爲予道其事予以問公公具言其詳如此及公將歸老語予曰先祖叢塚爲我記之庶幾先祖之善永有傳於後世焉予惟掩骼埋胔先王仁政之一也然有司之責耳府君以布衣行之仁及朽骨其陰德大矣宜夫天之陰祐之也予嘗聞宋王則之反遣明鎬討之久不下又遣文彥博繼往鎬慮彥博奪其功悉發城外塚取其釘板以供攻具之用斂其屍悉焚之下令急攻及賊平鎬以功

遷參知政事未數月而卒人以為發塚之譴也嗟夫鎬以發塚而身不獲久享其禄府君以埋骨而子孫世食其報合二事觀之孰謂天道果無知乎世或謂善惡報應為浮屠之說而不之信書曰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聖人固言之矣豈獨浮屠氏哉予故詳識府君之事使世之人知天道孔昭而力於為善焉府君諱普字得寅嘗仕為臨高縣醫學訓科云

何氏桃竹坑先塋記

吾先世家縣治之西隅故祖宗族屬之塋多在桃竹坑以其近而便於祭掃故也上坑塋者最多堂封纍纍然世遠碑誌多漫泐不可知其誰何其有碑可驗者惟六世祖妣七二孺人劉氏及從伯祖景福從伯祖母揭氏而已孺人之右先兄本謙塋焉而其左則吾兒道同所塋也景福君墓之右五丈許有一土塚高可四尺或云先曾祖嘉議府君諱得源之塚也景福君墓之前三丈

許稍西有土塚二或云其居左者寔嘉議府君瘞處也
先公為監察御史時自作嘉議府君墓誌立石於景福
君墓右之土塚尋覺其誤亟以書命先兄本茂更立於
景福君墓前之土塚且曰我少時聞從兄吉哥言景福
伯父作壽藏正在先祖塋後則墓前之土寔嘉議府君
之塚也先兄以歲月不利竟未及改喬新近立嘉議府
君神道碑於景福君墓前稍西土塚之上盖承父兄之
志也中坑則先祖贈資政大夫刑部尚書諱景榮之塋

在馮塋之左右二松菀然蒼翠如車蓋陰陽家以為山川靈氣所鍾為吾何氏昌大之祥也前坑則從兄本盛族兄本源之墓在焉其祔葬者尤多爲新竊聞之孔子少孤不知其父之墓問於郰曼父之母然後得合葬於防夫孔子聖人也父子相去未遠也然且不知其墓先公亦少孤故不知嘉議府君之墓竊恐數世之後孰有如郰曼父之母之可問哉子孫欲徼福於風水者必將妄稱某為某祖之葬某窆為某妣之藏欺誣遷改將無

所不至矣故識其可知者以告後之人云時弘治五年歲在壬子春三月辛未曾孫刑部尚書喬新謹記

白雲山房記

麻源三谷之勝自謝康樂播之詩章凡誦碧澗紅泉之句者皆以不得游為歎吾盱望族左氏世家其間先世馬鬣之封亦多在焉及山東叅政訥菴先生徙居盱城舊廬故在也其子廣東布政使桂坡君少讀書山間及仕而歸時與名流韻士游焉挹泉瀹茗踞石看雲或竟

日忘返桂坡既歿其子慧奉柩於谷雲門寺之後窀穸既畢斸地構廬距塋若干步朝夕展省若親生存讀禮之餘顧瞻白雲英英出空谷彌太虛輙泫然曰吾親昔所怡悅也或濯碧澗汲紅泉又泫然曰吾親昔所釣游也撫嘉樹藉芳草又泫然曰吾親昔所徜徉也山之景物隨時而榮悴凡觸其目感其心者無不動其思親之念焉既而悵然曰禮有之霜露既降君子履之必有悽愴之心春雨既濡君子履之必有怵惕之心今吾望白雲

而思吾親亦奚異於履秋霜而霑春雨哉乃名其廬曰白雲山房既免服請予記之予惟嶺上白雲昔人以自怡者而慧瞻彼白雲乃增陟岵之慟哀樂所感異也禮曰致愛則存致慤則著吾意慧倚廬讀禮之時白雲在望愛焉慤焉而兼致焉必將僾然如覩其容儀愾然如聞其嘆息矣可不謂孝乎先冢宰與訥菴同登進士而予又與桂坡同仕於時世契非它人比深喜通家有子而能孝也然孝以顯親揚名為大非徒能思之謂予聞

桂坡𦰡後甘露降於松栢此左氏湛恩洋溢之兆也慧其以顯親揚名自勗以承甘露之祥吾知子之名且與麻源三谷同顯矣

廣昌縣學重建明倫堂記

堂以明倫名示教本也聖賢之教亦多端矣詩書六藝以啟其蔽諸史百氏以博其知琴瑟鶯磬以養其心進退登降之節以數其恭遜鄉射養老之禮以習其從事然其本使人知人倫之道而已人之所以參天地為三才

者以有彞倫也今天下學校之講堂皆以明倫名有旨
哉廣昌縣學之明倫堂洪武九年知縣張琥所建時兵
亂甫夷民貧財匱規制庳隘過者陋之迨今百年餘雖
屢建修葺僅易其腐折飾以黝堊而已成化乙巳四明
宋君暄典教於兹力圖改作閭語邑之大姓未有應者
義民饒秉元富而尚義請獨任其役乃捐白金四百兩
市美材陶堅甓募良匠作堂三間翼以夾室堂之崇二
十尺其廣三十有五尺其深視廣而益其一焉工未就

緒而秉元卒其子卓暨其孫裕相語曰祖考之志不可不成也又出白金百兩益市材瓦務底於成宋君又與諸生撤舊堂建於新堂之後以為燕休講誦之所堂之左為會饌之堂右為藏書之庫經始於弘治五年五月廿有一日以是年冬十一月廿有四日落成焉宏壯靚深甲於它邑堂成四年予致仕南歸宋君暨分教金華余君文慕淮陽李君汶邑庠生胡恒等詣予曰願有記也予辭謝未果為縣大夫何侯瓚亦數為之請予聞孟

子有言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也皇明祗適隆古以彞倫為教凡來遊於茲者可不知所務乎升而講業必悚然曰吾君所以教我者至矣退而會饌必慨然曰吾君所以養我者厚矣臨溪而遨見水之淵然而悟逝者如斯之旨登高而望見山之巍然而興如有所立卓爾之思則藏修息游之間所得巳多矣反求諸巳於所謂人倫者必廸其所當然在家敦孝弟之行在邦秉忠貞之節斯足為學校重矣其或學有所偏心有所蔽彞倫

之道不能察且由之甚者嚚訟相傾汙穢無恥顧瞻斯堂謂何而我所行如此豈不為學校玷哉予舊學於此與諸生有同門之誼焉為學校玷者固非所志矣為學校重者願與諸生勉焉此亦賢令長名師儒所願也嗚呼念哉秉元前廉州太守秉鑑之弟卓裕皆國子生克世其家者也

敬所記

臨川黎喆廷吉嘗闢一室為藏書講學之所而名之曰

敬所廣東布政使左公時翊為隸書其扁太常少卿程
公景伊又篆子朱子敬齋箴遺之廷吉訪予銀溪之上
求記所謂敬所者予曰敬之為義難言也子朱子之箴
至矣盡矣子當涵泳之而已矣服膺之而已矣篤行之
而已矣奚以予言為予雖有言能出是箴範圍之外耶
廷吉曰雖然願先生申言之使喆知所從事焉予嘆曰
子有志於聖賢之道予願為子言之夫敬者聖賢傳授
心法也其見於書曰欽曰恭曰祇曰肅言雖殊而理則

一也葢道原於天而具於人心孰無是心也亦孰無是道也存其心而凝乎道亦惟敬而已矣昏昧放逸則其心日蔽奇邪恣雎則其心日亡心蔽且亡何有於道哉此君子所以大居敬也存此敬於虛明静一之中則大本以立持此敬於酬酢紛擾之際則達道以行道豈遠乎我哉中庸曰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脩身也言內外大小皆當一於敬也曾論曰君子無衆寡無小大無敢慢言君子持己以敬不可以衆寡小大貳其心也廷

吉以敬為所亦嘗從事於斯否乎從事於斯則心可存而道可凝矣予尤愛子朱子之言曰湛然純一之謂齊肅然警惕之謂戒嗚呼合是二言可以語敬矣子歸敬所而求之明窻棐几左圖右書驅牛羊而培牛山之木剪樲棘而養梧檟之才則於道其庶矣乎廷吉謝曰先生命之矣敢不奉以周旋遂書以為記

琴軒記

琴軒者予弟喬年藏脩之室也喬年生宦族而性淳謹

於世之子弟所好馳馬試劍博弈度曲遨放之事一無所動於中顧於讀書吟詠之餘頗留意於琴靜處一室灑埽明潔置琴書薰爐於其間每有賢人良客來莅則延之琴軒為之鼓中聲一二操翛然自樂而忘塵世之憂也疾疹之苦也遇非其人則迫之不肯鼓至欲破琴而棄之聞四方有善琴者必就而學焉初聞南城儒生有吴清齋者精於琴因往訪焉清齋為出琴鼓浙操喬年聽之曰此衰世之音也徒事擘抹吟揉以取聲是其

起陳隋之際乎清齋又為鼓江操喬年聽之曰此亡國之音也是其汪水雲所作與宋末之聲樂如泣如訴如怨如慕宜南渡之不可復興也清齋又為鼓北操喬年聽之曰是有北鄙殺伐之聲非孔子所謂由之瑟奚為於丘之門者乎顧聞其他清齋於是授以杏壇吟喬年聽之曰是聖師在上而弟子各言其志之時乎於是賡之以宣父之猗蘭操喬年聽之曰是其憂愁而不怨鬱悒而不哀其吾夫子傷道之不行也與清齋又為之鼓昭

君出塞其聲哀而傷悲而惻喬年聽之曰是昭君傷失身於人故形於琴與清齋又為鼓履霜操喬年聽之曰是孝子傷不得於其親不可以為人而無所赴愬乎又為之鼓南薰操喬年聽之曰是蓋唐虞之世和氣充塞於天地可以阜吾民之財解吾民之慍乎雖有他操吾不願聽矣一日予至琴軒喬年出琴鼓之且言其所學於清齋者如此因謂予曰昔歐陽子有曰有幽憂之疾不能自療故學琴焉且謂藥之毒者能攻疾之聚不若

聲之和者能散其心之所不平故吾於琴切有志焉兄其為吾記之使吾子孫知吾所好者非箏琶之音乃聖賢與忠臣孝子所鼓之琴也吾之好琴非以說耳乃以養心也子孫從事於斯庶幾有得於心養其中和之德救其氣質之偏乎乃為之記以示其子孫俾率先人之訓云

重脩南昌府學記

南昌為江右首郡藩臬莅焉其山川之勝疆理之廣非

列郡所及則其學校之制棟宇之崇且麗亦宜爲他郡甲郡故有學元季燬於兵我太祖高皇帝既定天下首詔郡縣興學養士洪武丙子南昌守土之臣肇建郡學有廟以祀先聖先師有學以教育俊茂之士規制壯麗至景泰甲戌幾六十年而繪飾黯昧朵棟腐折圬墁阤剝巡撫僉都御史韓公雍大加脩築輪奐嵬人目矣其後學宮寢圮巡按監察御史天台李公釗脩之又數年禮殿亦敝巡按監察御史汝陽熊公翀又脩之至於今

而廟與學頽敝日甚弘治辛亥監察御史姚江韓公明來按茲邦祇謁文廟退詣講堂顧瞻咨嗟以為首善之地傾圮若茲不可以不脩乃謀諸鎮守太監鄧公原按察使魏公富副使洪公鍾吳公瓊僉事陳公祥趙公艮汪公舜民黃公仲昭張公源潔郭公秉昭葛公萱咸以為然遂鳩工屬徒市材陶甓至若金碧髹彤黝堊之屬皆出府帑羨財市之不以費民又命同知張汝舟斷事孫榮以督工匠義民涂鳳耆民胡鐸以統徒役而總理

其事則屬之吳公焉韓公激揚之暇躬戾學宮以申勸戒衆咸歡趨不煩執朴廟自大成殿以至廡門學自明倫堂以至齋舍昔所有者因舊脩焉昔所無者迺肇作之賜書有樓學宮有廨栖士有廬講誦有堂名宦鄉賢有祠齋宿有宮習射有所觀德有亭至於泡湢庫廄皆以序為興賢育才二坊亦加脩飾凡為屋百八十間為樓六十四間經始於壬子七月之望落成於癸丑五月之朔丹碧輝煌門閫壯麗冠於列郡稱其為首善之地

者邦人士子來游來觀罔不感悦是舉也韓公實主之所以經營督勸以底於成吳公之力為多吳公具事顛末以書屬予記之嗟夫學校之脩廢人材之盛若衰係焉古昔明君誼辟汲汲興學養士者豈徒以為觀美哉誠欲得豪傑之士以翊皇極康世道焉耳故當世士之出於學而用於時者或秉忠貞以佐厥辟或敷惠澤以乂厥民至於儲養待用者亦皆皭然自拔乎流俗危言讜論足以折奸雄之氣英聲勁節足以沮回遹者之心

學校有益於人國家也如此今韓公暨外臺諸君子脩葺學宫其意固有在矣凡學於茲者効用於時則奮庸熙載俾國家有所頼潛而未用則清議姱節俾憸邪有所畏庶幾乎聞者見者皆欣慕曰江右豪傑之士也斯不負諸公興學之盛意也不然飽廩食而安齋居飾詞藻以徼利禄豈諸公所望哉韓公字惟遠起家進士其按部江右清而不激嚴而不苛崇信厚恥鉤距論者以為得憲臣之體云

竹坡記

出廣昌西門三十里其鄉曰興城其里曰仁壽大姓曾氏世居焉曾之彦曰惟學溫恭好禮痛斥豪華之習以詩書文史自娱晚益厭薄喧囂而樂閒靜徧卜里中以為隱身之所得勝地焉坡陀蜿蜒溪澗澄澈武陵金鰲之峰峙其東獅嶺龍穴之山環其西芙蓉金屏之岫亘其北仙人秀嶺之巘拱其南實一里最佳處乃作屋數十楹前為禮賓之堂後為寢休之室左右為藏書之齋

種竹數千箇以為屏蔽翠雲蒼雪浮動几席因命之曰竹坡而自號竹坡迂老其言曰古之君子於物無所好其有所好者蓋有取爾也陶元亮之好菊宋廣平之好梅牛奇章公之好石彼豈有聲色臭味之可好哉蓋有所取焉耳竹之為物非有梅菊之芳亦非若石有瑰奇之觀今吾種竹如是之多而且以自號者心與之契而有所取爾今夫春陽方動羣卉紛敷而吾竹淡然自若有似守道君子利祿不能動其心者伯夷之清徐孺子

之介蓋有類焉及夫窮冬沍寒萬木摧折而吾竹挺然特立有似忠臣烈士刀鋸不能奪其志者顏常山張睢陽之忠節蓋有類焉吾生也晚於四君子者雖慕之不可得而見矣八窻洞開靜對吾竹猶彷彿見四君子之風度焉屈子頌橘有曰行比伯夷置以為像吾之於竹猶屈子之於橘也唯學問過予道其言且請為之記予謂知者樂水意不在水也取其周流無滯有契吾之智矣仁者樂山意不在山也取其厚重不遷有契吾之仁

耳世之好竹者取其中虚外直而已而子之好竹乃有出於虚直之外者豈尋常之見所及哉遂為之記

通濟橋記

清溪之水發自閩嶺其始濫觴爾迤邐西北流合南上北都大村遷善山谷諸流漸大至黎坊勢益湍悍至中坊愈大春夏之際滉漾滈淼匯為巨浸魚龍水怪出没其間人望而畏之自發源至中坊凡八十里而後會於盱中坊距縣五里在溪之東李氏世家焉李氏之先有

德理者仕元為福建廉訪僉事入國朝以來若靖州知州恒刑部主事瑄祁陽知縣翰皆其族也凡南上諸里有事於縣者及縣郭士民欲適諸里者皆由此出每歲霜降水落李氏架木為橋以便往來者至春夏則無所用其力有不得已而冒涉者往往没溺主事之兄志榮以納粟補散官志榮之子拱奎憫人之没溺欲作石梁有志未就而卒其妻魏處士愈明之女也孀居守節且曰吾夫之志不可以不成乃斥賣妝奩節縮用度僦工

伐石跨溪爲橋長百有二十尺廣十有三尺下爲石墩四以疏悍流又以俗稱水怪能鼓濤以壞橋乃作屋其上奉觀音大士像以鎮之經始於弘治庚戌九月至壬子二月而迄工焉凡用白金七百餘兩知縣高郵何侯瓚扁其橋曰通濟魏命其夫姪某求余爲之記曰先夫有利人之志而不遂橋之役所以成其志也先夫不幸死無子恐遂湮没敢請先生之文鍥於石是先夫與未亡人不朽也予謂魏嫠居自誓之死靡他已足爲賢矣

又惓惓以成夫之志而求以永其名不尤賢乎嗟夫為人妻如魏者可謂無負其君子矣乃為之記

唐氏世德堂記

廣昌之金井里有衣冠之族曰唐氏其先本陶唐氏之後子孫散處江南日益繁衍以國為氏至於彥恭蓋數十世矣自其祖父以來率以謹厚稱務詩書而盡其職分之所當然嘗新其所居之堂朴素閎爽鄉之士夫尚其德者遂為扁之曰世德彥恭仙遊已遠其子曰本遠

克念先訓曰之所為夜之所思惟在於樹其德因命其子永求余言以為之記余因本其先世得姓之由唐宋之世史不絕書當唐太宗時擅草隸而圖形凌閣者則有莒公儉也仕元宗時號丹崖而以詩文稱者則有壽昌令節也至宋曰介者為御史嘗劾文彥博進身不以正遠謫英州君子以直聲偉之曰垧者知諫院嘗奏王安石專肆威福坐貶潮州史臣以慷慨賛之其後有諱庚者號魯國先生仕紹聖中提舉避宋末之亂遷於今

之金井里也迄彦恭之高祖曰自德不求聞達嘗出貲構邸舍數十間人之來宿者不索其直且供給飲食焉有病者必命醫療治之既愈而後遣其曾祖曰伯琦少篤學客來訪與之講說書史商確古今亹亹忘倦其冲淡之氣可挹也其祖曰淑安材識通敏襟度夷曠脩廢橋以利行旅建義塾以淑鄉閭人有貸其祖不能償者輒焚其券不復索有古君子之遺風予生也晚淑安以上吾不及識汝楫以下則以世姻故識之汝楫家富而

好施屢以縣大夫之勸出穀五百餘石儲於官以賑其鄉里施及鄰邦人皆德之其後閩人作難左右鄰之居皆為烈焰所焚而獨唐氏之室衆皆取渫沃水力救之獨得無恙既而本源脩德益振恒推其餘以周人之急守其家法惟恐不及輸其公賦常慮後期見鄉里尊老則慰以耕鑿之言見子弟則導以孝弟之訓每遇風清景和則與一二知已逍遥泉石之間或升高而遨望烟雲之聚散或臨流而泳翫魚鳥之浮沉無一毫憂患嬰

其心人以世德稱之夫何歉焉予因勉之曰子之先世分茅土樹勲烈者數世矣吾姑以汝祖之言及鄉人所聞之者誦之以告當世其言曰愼爾言將有和之愼爾行將有隨之故聖人觀出以知入觀往以知來夫度在身稽在人由是度之於身稽之於古先哲人之言斯可以樹德矣昔宋人有行仁義三世不懈者其後楚攻宋圍其城民易子而食析骸而炊丁壯者皆乘城而戰死者大半而宋人祖父以有疾皆免及圍解而疾俱復子

勉之哉則宋人之報亦在是矣今予處於斯堂美哉輪焉美哉奐焉兄弟具來以雅以南和樂且耽予之燕鎬陳餽八簋魦魴鱨鯉燕集于玆勉樹其德其孰能比天之報善又豈國氏之可倫哉然則子孫之所以昌家庭之所以隆追蹤唐宋之休聲祇適忠貞之偉烈有不難矣傳曰公侯子孫必復其始盖吾鄉之世族最多求其如唐氏世德之澤者乃千百之一二耳是為之記

椒邱文集卷十四